皇明嘉隆疏抄

兵科給事中臣陳時明謹

題為嚴武備以壯　國威以防近患事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鄰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壯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譏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冶與朶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與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

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来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增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虚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納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獃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

叅將陳乾把兒孫實爲我首今石塘嶺殺我指
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爲之盖三衛之衆桀頡爲
强諸酋兒詐把兒孫爲最　朝廷雖歲加以爵
銜特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
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
年来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耶歸一二即要
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
國爲最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爲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
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爲中
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於猾虜之

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嘗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嚮昔之憤狥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弱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强以破其奸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智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變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阧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驀越而

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黄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踈薄往日朶顏諸部落時向北虜大營盗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静北虜亦追赶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囬故連合為一共来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况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来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叛人備知我士馬虛

實此虜於　國家眞讎亘結於腋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通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難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廣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任其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峯口今諸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疎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

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松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徃者巳巳之變刑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是散掠大衆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

追至關蠟馬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盖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疎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復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

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威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道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擄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陵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妄行徑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以拳拳過慮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麇之復集寧知紀極

遭挫則遠遯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駱駐牧威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詒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悉長近因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喻儻虜以散騎延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疑我北鄙納叛人反戈之

謀因兀良哈同利之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己巳之變喜寧導也直趨京師田小兒為虜謀北紫荊抵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縱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真老成卻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
為善處之術臣迂淺之慮非特一虜患而已自
古有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
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
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隨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近
日各邊餽運不繼將士不免凍餒加以故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
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唐中葉府兵法壞而
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大費以後稍以變廢應募
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寳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呐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來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寖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爲患邊隱而已哉前

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
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况近年以来水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成
群小則流劫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敦
殺官軍隨殲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霸賊
起霸賊方息而礦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
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
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

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黄巢起於寃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廻蹈江越淮直陷東都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弟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窂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涕泣良可痛也今邊塞有不煉脘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渙之迹古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今形聲昭著夫人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

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哉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測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脩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脩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瑣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易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

慮而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豫防之宋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哉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令日遣京官京衛練兵明日遣京官某衛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况今

天子自為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

不為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祗承　德意故[illegible]

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今歲出開平明歲

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

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已之勞而為萬世

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北大小教場之設

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

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槍火器是為

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

曰坐司而　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司歲

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緊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二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百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日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其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

工匠為名一任恣意役差占之役老壯不問有
簡別之期勇怯不問有畜之等去歲止部有旨
命於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
役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團營猶
夫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
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
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
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
百未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
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
銳者陞之上軍羸老者斥之又以驍勇之士多

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諸闕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闕所掌兵揀其驍勇者陞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之周宋都汴去邊尚遠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illegible]留則不

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減之恩有司慮國計虧
乏之率多廢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淵以促限迫以
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毁屋鬻男賣女歲租僅
辦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
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
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洪
壩搬撥之勞渠銲淺閘之患當夫秋冬交河水
涸澌滯裸身抗淺入水牽舡不幸舟敗米漂則
貨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
歸者有之今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

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覈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

兵當先選將令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也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壹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令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

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
隊官務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
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
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
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
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禀於
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
呈禀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
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
明開某隊武藝精通者幾人膂力强壯者幾人
逐隊開寫引連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輒則

量行責治重則呈禀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
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
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
選舉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
有武藝者試其武藝則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
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
斥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覆實
有不堪者駁回另選具計數奏 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駁之身
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踈雖伍兵
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盖刀鎗旬日可精弓矢

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夫
取之間雖以武藝爲尚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
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强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
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
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
四都司兩班京軍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
者陞爲京軍即　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
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回原
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
國儲亦略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
士就於附近郊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

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此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内郡将士至彼不能戰陣虚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将士戍之三營将士除選團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為一項一次備意外調發一次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意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将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

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
月糧亦宜畧倣前世之制稍爲之差等團營聽
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老弱做
工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
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則兵法有曰兵
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尤驍銳者三
千員名罝爲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
之號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
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
應用又於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遥年少[illegible]

及工於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於該營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奇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閑門坐守之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處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

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不避
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
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
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
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
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
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
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

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銃即其器仗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迎也先寇遣一人先来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脩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闘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

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綢命强者兩相射避即捷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馬楇施諸草稍俾地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隷之夫格鬬之法如手搏然精於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鬬之法其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日不習一旦臨敵不耳目眩皇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强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奪稍由日定手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之

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盖擒礟
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
訇礚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
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
教練則營伍之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
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
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
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
若此植為雖似紛更然于緩急實為有賴宋蘇

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廟堂深識永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一得之愚冒瀆 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國初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立于永平或遵化薊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利害審度時勢善處之

一脩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蠡之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

軍隷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之實要命本兵大臣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選然選兵易當選將各營坐營管用邊上有功將官入為坐營其武臣世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斜驗團營不足於三營取之尤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驍銳陞為京軍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

士兢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平或薊州或保定或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京營精鋭将士戍之三營将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做工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當拔其尤驍鋭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邉都指揮等官中撥其善戰有謀者設以署遊擊就俾於邉上所知慣戰将官中奏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管隊等項又於邉上夜不收中選其工於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
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
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
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
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用火砲之聲
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為之方閑騎射之
法甚至如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
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
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者

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無羽之箭或腰無鞘之刀或以竿爲鎗或以棒爲銃即其器仗真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之實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至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於演習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如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斷可省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嘉靖三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備虜防患事宜兵部看了來說

刑科給事中王居禮謹

題為脩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以防不虞以消災

變事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弊不知救

庸主之所以衰既往之迹昭明可考仰惟

陛下勤學鑒古數以沿準今洞察高出百王謀猷遠追

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

不知外面事情群工聞　命無任懽忻至今傳

為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之弊於今而關係天下

之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帝剪胡元凋敝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罷

中書省而設六部革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知各二員僉書各二員統領天下衞所分掌在京軍馬上下相維體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帶銜隸籍以便支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員缺寧
命六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僉府事未嘗輕及公侯伯以誠為慎重權任成化初員缺定襄伯郭登嘗
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由循舊典迨今承平日久事漸非張而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侯伯應任之臣不過三四人而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illegible]

然以　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豢養驕侈之
徒利不知興弊不知革恒騁侵漁之術而為溫
飽之圖此　舊規不復之大弊一也至於
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三千神機團營乃四
方觀望之兵存强幹弱枝之勢寓以居重馭輕之
機今乃坐營坐司皆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才略
堪任營事調度布置頗服衆心固有二三其人
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幸今無虞恬不知慮
固也一遇有警則多無能料者誰敢直前效用
者誰歟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見也況我

太祖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
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軍官冒于人不得私下
接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器物及非出征
不得侍立於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策
今以此禁具禦侮之兵胥彼阿前擁後之具名
雖管操實乃憤事此　舊規不循冒之大弊二也
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磐石之計亦豈勳
戚帶礪之福乎矧今　天變屢乖其清地變屢
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要固非一政臣以為兵政則政之大者

也蓋國之有兵人不敢犯猶地之有險人不敢
踰是以易有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
者立武以衛　國備兵以保安然當時平而妄
動黷用固以激亂使或世玩而益弛不修亦足
招亂固周公詰爾戎兵之戒不能默於成王極
盛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世之明可望祛累積之弊乞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從實體訪於侯伯之
才德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猥鄙以劣陋果當罷
斥者罷斥各處帶俸都督有年力勳績者查取
到府任事不使虛縻祿俸在京在外都指揮有

才識超凡藝勇出眾名譽素孚可以備急緩之
用者按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量假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
以固基本之重可以杜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
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垂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時勢論之今
郡縣無高城之據深池之阻而盜賊之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閑廢籍在伍而敵
愾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朽箭折弓
殘旗破鎧而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
三鎮乃 神都北門宣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

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之間僅十之
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推
而强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川廣流賊
諸藩夷屬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賞不及于勞臣
恩偏重於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何如也兵政
一獘如此日益泮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於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
蓋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
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之世爵難褫有犯不能
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美意通於任

用别於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忽

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

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説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脩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彊域事臣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雉關外聯各鎮表裏相維計慮之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肩其初猶恃朶顏三衛為藩籬後乃夷情漸變交通向道陽順陰背於是北虜得以近境窺伺竊犯不特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可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為備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既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在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於列國也至漢設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暫借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夫人情安於因循故不議罷客兵亦抑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抛室家妻子誰托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蟣蝨無所澣替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

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刼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女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餘矣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家富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為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陜西亦邊地也防禦雖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失彼亦非通計也此為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固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殺以素不習

兵無以自備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畿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畧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寓兵於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事隨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曲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

賊至各出與戰北虜既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
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宋种世衡守清
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
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
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
國敵愾亦且爲地方復讎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
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
也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
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漳
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奪聽調人數并諸凡

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撫按官從長
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臣
熟思時事備虜爲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爲要
謹摅一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事竊惟書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蓋興革者人君之大鑑不守則爵賞者人君

之大柄不慎則濫爵與濫賞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

必顧公道毋示私恩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

以御物親賢以訪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讒以

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災變儉德以

舒匱乏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究心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爲而漸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往者王田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將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以旁及者勳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於人耶或不念流弊之極以無意於繼述耶蓋王田泰和之封雖分所當得而嫌於大縣紹祖帶俸雖不甚踰制而惜其文皆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瀆也若 皇親封公 國朝未有 宮端重秩

視爲剪桐豈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陛之
陛正徳弊政旲振武受首爲厲階豈所謂爛羊
頭竈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爲後
世法者也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
隧地取武庫奪沁園 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
長慮而卻顧耶臣以爲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
激怒 陛下而獄二臣繼遞請而觧之至方隅
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之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歳
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者
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爲 母后氏也隆之宜也

但一門太盛惧猶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非所
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
勅下兵部削免振等所授且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
而敢冒此不避 陛下亦何恐棄
祖宗之法于不足守耶更乞 勅下吏部并夏臣徐
光祚等數臣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惜繁纓之意也由是太公至正昭王者無私
之道而善述莫大於是矣
嘉靖二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陜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璜謹

題為惜名器昭 國典以全戚畹事臣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侯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

可故敢不避忌諱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昌國之封歿後

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

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以加之也

臣恐不至於封 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

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

之外循有夏將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四家必將援例以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

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已鴻勳茂績其紀於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則鶴齡於四家之列抑可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於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必待

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者武銜尚實者文職

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乎以待位武銜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甚況議奏討房地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奉公之臣如葉寬翟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宮保所以蒙養　聖功以致他日之太平者也此天下第一等人之任彼夏臣者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

貴而已惡足以當此雖曰兼官不親其事然不
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帝王之先務顧名而
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於夏氏者之不
可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指揮者二千戶爵三一門
貴盛甚賞之僭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
也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奸巧之徒伺間投
隙行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

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於蔣氏者之不
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
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
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劉𤅐謹

題爲明公義割私恩以無隳大業以保全外戚事臣近見都督同知陳萬言奏討新宅房地該部上念國是下采群言公則抗顏直奏私則婉轉譬喻盖欲冀

陛下之俞允萬言之曉悟以共成中興之治也夫何萬言不勝憤懥遂以辭地故激天怒致將郎中葉寬等下之詔獄臣聞之相顧駭愕莫知所以不知

陛下此舉果今日之急務乎抑事有可已者乎葉寬等之執持果爲

陛下爭為其身與家乎抑有辭於萬言而故為是乎夫寬等無辭於萬言不為其身與家直以守官之故以求無負於陛下則　陛下不過以椒房之親不遂其請而為是耳如此舉措其為失德甚大不可聞於天下後世明矣夫萬言本以寒素叨緣　戚里荷蒙當宁賚甲第連雲其視昔之蓬蓽已大有間正宜仰守祖宗之法旁觀　累朝　后族居室之制上體聖懷敦守儒素不但為　君　后遵和平之福且為所以培植　國脉永世咸休端在於此甚或萬言喪其平生之守蕩不知止

陛下尤當以禮檢制使毋自驕奢以貽子孫之悔今
不惟不知檢制乃以纖毫不遂而械一臣是所以
縱萬言而使之陵越也我
太祖高皇帝艱難創業傳之
陛下中閒　列聖相承
皇后齊體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謁不通苞苴不行
嚴整儉素之風可垂萬世並無以外戚私室之
故而械繫有司夫　列聖不為而
陛下為之是　陛下忍於　列聖多矣萬言雖
貴戚亦臣子耳陷　君父於有過之地而已欲享
棟宇之安心寧忍乎方今留都亢旱請報之疏

日閣三邊告急士卒辛苦倉廩無數月之儲兩淮
各鎮奏討官軍月粮者不知幾處四方多事十
室九空正
陛下宵旰憂勤圖惟治理之日乃以　外戚一第而
爲此舉動臣恐失忠義之心杜詩臣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借使萬言未曾置第賃住京師尤當酌
量緩急詳審機宜俟時和年豊爲之未晚今萬
言上棟下宇儘可棲身欲富之心亦何太速然
迹萬言之心不過欲藉
天子之威以示張燻灼之勢以釆投獻耳不知敎以
以儉子孫猶以驕奢趣之而况萬言起家之祖

乃自陷其斃也且新宅
先帝御幸之所其地面陽逼近　宮闈前者科道已
備言之苟有臣子之心豈肯求請其地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思二臣職守之自戒目下
驕奢之漸保　外戚無窮之緒
大奮乾剛特將葉寬等釋放戒萬言以禮則
大聖人之作為天下不勝感仰
嘉靖三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爲裁抑　戚畹思倖事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閒地土來說欽此臣等該科敢陳敬之辭惟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爲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爲褻僭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約退慎爲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爲深戒興衰廢替載之方績歷歷可考其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

泰和伯陳頊與言起身寒微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習經訓豈不知雅尚冲
澹樂循朴儉為是與區區博利之徒汩沒富貴
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
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寒沍亟
起大第經費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
來增徙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鍾街巷小民轉
做上工咨怨之聲盈傳道路况夫四方災沴相
繼江淮饑死之人空穴掩埋動以萬計萬一曾
是不思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
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郊田土又
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閒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戚屬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且
足代耕況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更
求增加田土今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
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窮小民廛之地一畝
之宮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
至顛越是其謀生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

幸有畦田咫尺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拆割而畀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爲田里專其封植必将析改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揖亦各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閒相應撥給的來看六部職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畔退其侵佔小民方總歡悦仰戴 天日 戚里喧閧紛起而吞侵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内豈復有餘田

乎夫庸常之人所望　恩寵賜予逾涯驕心[illegible]積不至猖狂踰撿僭侈干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庇護查得先該本科題
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介題是昇平日久野無不闢宜有空閑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今後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祗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戒諭諄切郤復故違奏討若誤
准給是虧紀法臣等奉有前例罔敢依阿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
舉照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户部通免再查仍乞
天語丁寧諭令各戚務皆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干　憲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貴戚始終無患矣
嘉靖三年五月初三日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等道監察御史臣張仲賢等謹

題爲遵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近該吏兵二

部傳奉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伯

爵陳紹祖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昶

蔣振武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仰惟

我朝列聖之待外戚其優厚也固隆之以

恩甘愛惜也每節之以禮盖以母后之戚椒房之事

事關孝理情切姻締優之以大官厚祿俾富

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不驟

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

踰之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

之臣　寵雖渥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成者有禮以爲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先太師如張懋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職帶俸三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壽寧建昌二侯雖爲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既立始進令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可輕濫昔　英廟時袁彬以保護之功艱難數年備嘗辛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況　皇家公主

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知亦未有外
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三五人者也是皆
祖宗之愼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
世之所取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
情為之也且壽寧侯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復此舉似為踰分况上
公之爵每待元勳　戚畹之家未宜輕授并與
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之陳
萬言為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

未幾驟加伯爵若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
之官尤當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處外戚之法也蔣輪幸沐
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與比隆者彼
當謙益自持盛滿為懼可也顧乃御非分之望
恣無厭之求子弟蔣泰等一日之間得授三官
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名器之假甚為輕褻
若以為
陛下致孝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
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不過者是也厚祿
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驕侈不

生常保其戚自足以致
兩宮之歡心所謂事之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
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加新爵陳萬言量待以時
陳紹祖免為見任將泰吕振等毋令輕濫名器
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推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外戚者毋
曰戚畹濫封自鶴齡始驟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
祖始濫官自將輸子弟始杜僥倖之源塞冒濫
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與
國家同為悠久其為　恩寵曠廣無窮矣臣等待

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巡視南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廩謹
題為薊鎮募兵　都城懇乞　嚴禁以定人心以
重根本事據南城兵馬司呈本月初旬有薊鎮
差来千總任世用等率領軍伴多人在於報國
寺地方揷立黃旗一竿手執陳游擊白牌一面
上開奉譚總督劄帖前来召募家丁三千每名
先給行糧衣裝每十名或二十名逐起解送經
旬日餘收送不計其數事干地方合行呈報等
因到臣臣聞　國家制治勢有重輕地有內外
壯外固以屏內而居重乃可馭輕洪惟
京師自　文皇帝始稱　行在即設重兵尚且起

取各省富民以塡實重地及後定為

都會又蒙　列聖於額兵之外歲派山東河南等處班軍一十六萬以備不虞其致重根本如此邇年以来行伍消耗營卒僅存八萬有奇又值薊鎮多虞班軍復撥去六萬之數其見在之兵亦可謂單弱之極矣近該戎政侍郎王之誥題

請召募職等尚頗疑之以為在京居民止有此數恐今之所收或即前之所汰且恐四方負罪之徒與諸鎮亡命之卒入於其中不無可慮然號召驍果壯實京營固蒐乘補卒之謀猶不失居重馭輕之意也至於薊鎮誠為北門鎖鑰家丁誠

係上將爪牙關之固所當求召募豈更無地乃
委任桀猾直叩
都門摽揷黃旗廣收赤籍不
惟疑駭物望抑且搖動人心方今人心久弛戎
政初修軍法既奸徒所不便近利又常情所必
趨萬一在營壯士因懷颺去之心則督營大臣
又費招呼之力號令因而不肅隊伍必至不充
雖曰
國家一統天下一家在此在彼固不當
較但使人無固志視利以為前卻軍無定籍任
意可為去留不惟非彊幹弱枝之義亦恐非
國家長治久安之道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嚴行禁約以為離次棄伍者之防再

照譚綸帖文原開順天州縣等處而陳其可等
召募乃直至五城地方不惟於
國體有乖亦自與其將令相悖法所當究罪不容
辭伏乞
皇上勑下都察院將陳其可任世用等嚴行提問以
爲生事邀功者之戒仍行譚綸將前項收到入
數中間如有京營士卒速行解回着伍庶俾門
塞而民志以定戎政飭而根本益固矣臣無任
激切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題奉
聖旨陳其可任世用着薊鎮總督官提了問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石珤謹
奏為慎守　祖宗家法事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祭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令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
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
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
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　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大廟尊嚴上同於　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
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輙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曰后妃
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宗累經祭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
已為定制宁聞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
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業始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師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
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

則今日之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之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
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
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維曰有所撰作不削而合
然 聖不自聖尤見
法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典主多少運思多少歷
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臣愚
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
陽定分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
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
宮闈以正 朝廷入曰正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
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
旤時作夷狄侵擾群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下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
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輙由正門出
入輙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顧行乾之事陰乃
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繼無

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僕鄙之臣輔導無狀
固不足言誠恐上爲
聖德之累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
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謁廟儀注　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
聖母欲一謁世廟以伸恭惠
皇考之意雖奉
慈訓而禮制命令皆出乎朕亦是禮所當行非為干預外事有害政體况　冊立皇后及各處進
皇太后表物皆正門而入卿如何說以陰冒陽又言不可輕出正門語欠酌量非大臣體國師保愛君之心該部知道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周晃謹
題為懇乞　聖躬詣　太廟行　大禮以妥
神靈以慰人心事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寀
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雖非長者豈自己變詐如何支與鬼神不序昭穆
何得成王禮著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難躬事
或太子或命攝行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且惟舊行其儀來看欽此又
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

顏色皆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於奉先
也如此真天地神人之福也臣濫廁言官無內
裨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臣聞聖王繼天立
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及始莫先於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
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禰親親之
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萃人心以立人
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莫要於此臣謹按易曰王
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親蓋子之於祖考
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感應子孫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以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知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

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諸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
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懽欣交孚不言而
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

孝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比於常祭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

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丕顯丕承無射於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覲而化不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拳拳懇祈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事昨已有旨周冕這厮如何首先敢犯齋令送鎮撫司打着問明來說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臣朱淛謹

題為舉大禮以昭

聖孝事臣伏覩本月二十五日禮部捧到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

免朝賀欽此臣惟

皇帝陛下入嗣大統已歷三年孝養

兩宮常如一日茲者辭免之　旨必出

慈壽之心謂

陛下憫災適勤脩省　毋慈體國當示謙冲但

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烏得無疑咸謂朝賀

之儀近在　興國太后既以舉行令者

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不類禮數損殊傳布之間
闗係不小伏惟
陛下之有天下天與人歸但 武皇上賓蒼生無主
當時為 孝廟後者亦惟
慈壽所欲立耳手提神器親授吾
皇母子之恩天日在照
孝宗格天之業身後人之所付托於
陛下者亦惟 母后一人而已上天之意萬姓之心
所以致望
陛下之事
母后者宜何如哉竭一人之誠極天下之[illegible]

致樂盡情盡文乃所以慰答天人之心舉行脩
省之實臣愚竊謂今日
朝賀之禮在　母后雖云固辭在
陛下猶宜敦請比之常例加意舉行以安
太后之心以全　天子之孝則
聖意以彰群疑自釋夫母子之際人所難言曼[?]非成
文嫌隙易啓伏願
聖明曲加調護益篤孝誠允臻雍穆之休共享和平
之福興衰隆替實係於斯臣不勝拳拳犬馬願
效之至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本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間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來說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馬明衡謹

題為舉行　盛禮以光

聖孝以安群情事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

德而獲福亦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

福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　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

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懽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旨復
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
諸臣及衆庶莫不盡疑之者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儀禮紛更之特正人心
匆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皆
私怪竊歎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徃特存沒之感
故情無聊賴不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況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
之人　宴賜之餘咸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不行
前後情文大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
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
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
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

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况孝
敬難篤而易疎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事自
古爲然其在今日尤不可不委曲而加之意也
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托追前日
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上之深情益隆 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爲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明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免命婦朝賀本奉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這御史如何不識事體孝奉
兩宮朕豈敢問越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了来說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何維栢謹

奏為懇乞　天恩暫令大臣陳情終制以植綱常

事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温着在院管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

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惴懼不已於言伯温素行臣

不盡悉其為御史時在湖廣素有青天之號

陛下久知其能足以重委故援金革之例起之於衰

絰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温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决期而至盖實以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
者幸賴　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
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温一人不得以慰
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故三
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
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伯温以　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
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懇終餘服以報於父
母之懷顧乃延留　朝著苟且日月不能以情
事懇求　廷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温之

所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由
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狥
耳夫諱避乃一人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
故苟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為
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異於
君則非所以為臣大節一隳盛刑莫盡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爾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
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
日脉閱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事
陛下之日甚長也臣願

陛下矜其不得已之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為始補襲者雖疾之特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如陛下念其遠来不忍遽去不得已暫令移去郭門擇閒僻之驛處之以奉晨夕盡禮而止然後方面拜朝廷之恩出授憲綱之任是本經以從權誠一舉而兩得則天下皆知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為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是禮而不悖如使伯温今日果

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為非小臣不以為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之才猶忍為此則胥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情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此奏聞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温幸甚世道幸甚不勝殞越祈望之至

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毛伯温朝廷因征討起復已有旨着到任管事

這御史如何輙来奏擾且不查究該衙門知道

工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安磐等謹
題為明禮制以崇風教事臣等竊見禮部
題永福長公主七月二十六日行嫁臣等聞之禮
在室孫女為祖父母期永福長公主於
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今服制未滿
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行嫁則釋服而從吉其辭几
筵也亦用吉臣等謂於禮不合臣等謹按唐高
宗之妹衡山公主應適長孫一氏有司奏以永
徽元年秋成婚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
不可告於高宗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
改請俟喪畢高宗從之夫女於父母孫女於祖

父母名義稍似不同其爲尊親一也三年之喪與期之喪輕重雖若不同其日月之不可增減一也高宗能以禮處其妹

陛下獨不能以禮處其妹也乎三年之喪至遠也高宗能待之今去期甚近直數月耳

陛下獨不能待之乎且閭閻小民有期之喪女應嫁者亦畏議不敢冒禮而行况聖人以禮治天下作極四方垂憲百世者乎臣等區區之私不欲

聖朝有一闕事請俟期畢然後禮成亦未爲晩臣等又見禮部一一儀注駙馬見　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兩拜駙馬雖賤夫也　公主雖貴婦也

夫屈於婦逆陰陽位甚失禮意亦已乖剌至於見

舅姑之禮亦未聞具如何拜乞

勅下禮官更議臣等不勝拳拳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公主婚期

孝惠皇太后已有遺旨相見拜禮只照舊規行該部

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陳棐謹

題爲憤切醜虜横逆懇乞

宸斷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以明萬世綱常

弘　聖作以預消虜患事臣惟天極尊于上地維卑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聖人於中國是以函夏爲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人力之不可混也故内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夏如夜之不可爲晝履之不可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而征誅必

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也
臣見近者北虜衆强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
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
逋掠在彼導之攻刼往年有石天爵次年有白
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以
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夏從夷也履霜
堅冰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
方固欲群策之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
嚴内夏外夷之辨明萬世之綱常以正百代之
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係者胡元
之鬼不可祀於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臣

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當禮其
神又何以過其人此臣愚之所以晝度夜思輾
轉而竟不可解腐心疾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
臣按帝王廟祀之建所以崇德報功昭極明統
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盤古以迄於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
曰三皇曰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
唐太宗宋太祖茲數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
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所謂功德者有
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者承
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

甚精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者厠於其間夫蒙古之初其先則字端義兒其姓則奇渥溫氏其居則烏恒之北其所謂鉄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雄而惡愈肆直兼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衆字數我彛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此之時吾天地所闢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中國帝王實得罪於天地也

若以為功是有功於夷狄而非有功於中國也若以承統是得統於夷狄而非得統於帝王也我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祖功聖烈所以撤揭宇宙超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去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紊華夷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擾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扎我

聖祖森嚴數語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於忽必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既不可居中國而治天下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我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謹攷

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掌之

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

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
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詮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
帝王廟於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
下列位號乃又元世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
臣益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斥也夫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之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於
今者何也　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
臣多曾中元進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

元以帝統誤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國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天地之大義臣為　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於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衣是知

聖祖之意祗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暫祀之耳　屢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孰料寥寥百餘禩襲常蹈舊視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靈亦必切望黜此

胡鬼於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而後興

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事諸臣者不能不望於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祀者曾去吳澄矣以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去耶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髮猶除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梟雄獰惡亢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顧廟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驅除胡邪之妙用我胡君之鬼决不可崇
祀於中國如胡佛之鬼决不可崇奉於中國也
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君豈可以繼帝統我
自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國帝王之正
統也秦晉宋齊梁隋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元
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明晰之素也今帝王廟所祀皆正統若變之弗
祀矣而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
統非元夷狄而顧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齊諸臣
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不平之而宋太祖亦
深讐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於宋之子孫何

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讐也而乃
使之共坐一室共享一牢臣知宋祖之心必不
安也非惟宋祖讐之也諸帝王實羞之諸帝王
咸以神明之胄居中國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
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并使腥羶之
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於一堂臣知諸帝王之
心必不安也蓋其與夷狄並立也非止羞其為
夷狄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廷脩之信史也內載元氏之祖
實倉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若誠然也

是胡元兼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帝王同廟
以穢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之章能去此胡
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忍令
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君自我明始也帝王廟
之初建脩撰姚淶已嘗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
當時禮官不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
國則中國之之陋說竟使淶之正奏沮格未行
追及流愚失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愈氏曰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
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之類耳進於中國

為慕義稟命臣於中國也如是則中國之爲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國之土如胡元之眞夷者而可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背盭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說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侵亂之禍也如曰待勝國常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王縱之北遁封其孫爲崇禮侯正使之存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爲胡地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强祀大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國初所行臣謂制度禮樂因時損益哉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顧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
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百六十年非不久
也　太祖一旦起而驅之漠外無遺蔓焉是我
太祖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
皇上之驅胡鬼顧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衆議斥其祀是
聖祖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君既殁之鬼掃蕩廓清之功
皇上當與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議斥胡君
者若此臣因此尤有大惑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待

制令官各有歲時甚重典也臣考方輿圖志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返葬漠北之谷不加築為陵不知去我　朝邊圍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府西廟址補搭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非祭也而祭於空地以　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嘗竊據之胡鬼其惟曰宜乎況陵墓無望祭之禮而華夷天限隔越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罷之便臣自家食已知此胡君

之失當除此祀典之失當正既而承之言官康
竊禮省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連任已幾三年
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畏難前却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一念是輒不量力審勢献
一得於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於所學不負於中國帝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行令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檄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内夏外夷謹微
之大義將帝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塞外永
絶根本仍　勑該部查所謂元世祖陵委實在
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
國家輿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義　詔諭海內必有
以發舒華夏之氣震蕩擴衰之心續議重委本
兵嚴責總督選將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
奮士氣既奮則兵威自揚撕可以繫不孩之頭
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
磐石之安誠　大聖人之作為曠世之事業也
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褫魄或能殃咎宜
加臣身憤切衷懷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干冒戰越之至

嘉靖二十四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部左侍郎臣唐胄謹

奏為遵

成憲以昭典禮事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君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 開國之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

以後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
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禮雖甚
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己巳 命立功臣廟
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
二人 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
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
德勝茅成皆已死竟援神於卞壼蔣子文等廟
令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朂何據而敢爲此言也哉及細讀 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優劣實死者先後然後知朂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巳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効勤勞今勲尤著於是各授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

五百石盖廟之定祀至此已十六年而英始侯
其所論功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為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
鳳陽志英盖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臣録俱不載英惟黄金　開國功臣録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録
而英亦與盖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
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盖專以親
言俱與廟祀無與勛臣没引以為証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在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
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
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
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
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習詩書備孝友恭
儉讓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
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

而與我　開國之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獨得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異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六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淩烟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配則以血食寵褒揚其報尤重故評品之

精如六王以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其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取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丁得興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祭法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參差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

類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
賴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
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
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
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史籍萬
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
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 罪之至

伏望
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脩臣鄒守益謹
奏為守禮義以明 國論事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
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
小宗之義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蹈前代覆轍
皇上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以義
事 君甚盛節也繼而一二姦人妄以强說欺
君上激
陛下不察而誤信之 尊號之上斷自
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朕沖歲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
至于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
言以解
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
子之稱是
陛下狗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若此風長而不
已則
陛下獨斷于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
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
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
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爾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
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
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
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
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

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越之嫌而不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
情也
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
有所撓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　聖德高明視朝講學
圖治在　廷之臣莫不感激
初詔思佐太平大禮之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

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數人變亂墨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知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諛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萎薾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考也今褒貶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付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伏節盡忠守

師冊司馬光之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恃於
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
陛下砥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之情信而用
之其忤　旨去國者召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
獨正關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旨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而　盛德大業光于四方太平之
治尚其可圖也昔者　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
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群
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於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不能容群臣之盡忠於
陛下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
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聞也所
宜上下交脩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泄泄
相安自誘無虞臣待罪史舘預脩
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
能匡救以報 先帝之德希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面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
聖聽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與
有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鄒守益這厮出位妄言不脩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禮科左給事中臣王治謹

題為議舉典禮以隆 聖政事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龍飛物覩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誠以贊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懷憂芹曝思 獻久矣欲以 先帝新棄群臣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 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慨無博古通今之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於

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於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於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　上聞儻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計開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致隆如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壓於祖也
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並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內難再造洪業

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言孝思已爲義起

之禮矣若夫 獻皇邁德啓聖慶誠優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

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嘗北

面事 武宗矣顧乃設位於 武廟之右此雖

先帝之愛有加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雖當進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養猶並舉之不以爲瀆若豈非孝思

之極有以體親意於不言以爲或者

獻皇儻不便於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躋於閔公之右春秋譏其逆祀彼固諸侯均之魯君一國者也但先後少紊猶為乖禮況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安於偃然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靳於稱皇考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於父子天性之經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義可為人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禮則

先帝追宗 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魯制過禮貽譏於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適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芝之事誠奇異安知非　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廟之奉未得歸一故一旦産此奇瑞以示吉
兆以昭　獻皇萬世血食之祥當在此不在
彼耶伏覩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别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
義始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矣不知　獻皇廟祀及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否耶且　世廟祔於
太廟也雖親於
祖宗實壓於

祖宗終不免有祧遷之時若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稍殺然禮專且尊實爲萬世不改之祀但事體
重大非一介小臣所能窺測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可質鬼神可俟百世
於以妥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之心爲益慰而
陛下奉承 宗廟之孝爲益光矣伏乞
聖裁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
勤學好問視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
豈好爲是勞苦哉蓋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

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政無以周其
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具在此書試觀前古
有從逸豫而不蹈災危者乎有勵明作而不
享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
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殿御門各有成規午朝兩朝各有
定制經筵有禮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妙選宿儒
大臣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觀

聖顔和粹齋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宗克勤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丕基
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且欲當盡禮節哀勉
襄大事保和息慮調和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時責備
聖上也但不日 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朝講所宜並舉委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侍伏乞
敕下該部稽查舊章條例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

未備於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朝也務有博議取舍之實事猶望
陛下朝夕勤政終始典學毋憚於難毋怠於易毋因
一人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興輕厭之心
庶乎 盛典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萬世治安可坐致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親耤𨗚之禮以成德業臣惟人主必待
賢能以弘化人臣必遇聖主以立功上下相
須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成推恩舊學
聖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忻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如濟巨
　川者餱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振衣裘也誰不
　思効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矢報之心許國誠矣然崇之
　以恩尤要親之以禮感恩於言猶貴酧之以
　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踈爵秩優崇而
　志意間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賢圖治之謂也諸
　臣荷　陛下承被　恩眷云爾非簡在忠効之
　謂也不惟失臣民治望之心且無以明主之
　感激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然惟我

太祖平定天下之始　召杜斆等實諸左右更番直
贊四時燮理亦分屬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優獎臣下猶爲切至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
子之相親無睽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
如議處家事之直切無干撓掣肘之難此所
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乞
陛下取法　祖宗親自樂善信老成如蓍蔡倚輔弼
如股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
奏　召見閣臣面相可否臺諫隨之許其糾
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退著爲定規

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
龍風虎之喻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宗廟
易於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朝廷易於端
拱以心存於照臨也況公卿在側臺諫在下
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邪媚自無所容
雖欲放達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境
靜心閒百念易起深遠邃密外人不知富麗
繁華何物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窺或以宴

飲歡或以聲容呈或以遊戲導或以騎射諷
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嘗凡此皆人情所易
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養生人所需六藝
之學射御居二臣非敢謂人主當一一禁忌
屏絶乎此也蓋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
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累德危亂所由
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患
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
於冠服嚬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
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萬方近日人言嘖嘖若謂

陛下宮中閒燕所御有非諒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備大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縱聖人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敬謹齋明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慾於
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淑哲使
掌服御而知飲膳典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容謹厚內臣[illegible]
約其徒凡無益之事溺情之物毋迎悅要[illegible]
以瀆 聖修焉庶幾燕閒之際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脩撰臣唐皐謹

奏為舉曠典以備大禮事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

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

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

大祀慶成誠祀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三年正月十

二日祀　天地此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之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惧災

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

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

重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

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
郊或郊而不宴神人弗協災變頻仍可追說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貞　敬天事神靈祝饗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居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
闕典歟此前妨於　國卹今則委於歲凶議者
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豈災傷迭報
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
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
者今此　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禮不
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際欽天監擇日禮
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其禮

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也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補給賞賚爲費不貲郊祀禮畢必宴紫宸殿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民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

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卹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
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民沾實惠
以不負　簡命爾況禮行於郊百神受職則風
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
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既歆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
載覩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嘉靖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